

二、應變

三月，適合緩步。

而當時，卻有些不能。

媽的手攪不清，杜鵑發瘋抑或是自己發瘋，我牽著媽

當我對媽作承諾，那個我一定會努力進入這花城，正

認真學習的承諾時，媽媽突然倒地不起，油汨而流

的鮮血硬是把路旁開得正盛的紅心杜鵑給壓下：

「血癌。」醫生淡淡的說，語調沒有一絲起伏

，我呆住，媽媽卻神色自若，反倒安慰我。

長久以來，已習慣把苦痛密封，只讓快樂去漫

，讓微笑去感染，絕不讓痛苦去氾濫，但那時，

我却失去了療癒自己的能力，我深深的認為，沒有

了媽媽，人生不會完美。

媽媽終究還是離開了，短短幾個禮拜的治療，

就不住的離開了，臨走前留下一句：「人生本不

完美，就因為如此，每一條路都能創造完美。」

當時的我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我一直到有一天，我在緩步時撞見一株帶雪的流蘇

，我一驚，連忙拔了一株，像初露般的一抹涼撫著我

的手，於是，我懂了，上天總是派大自然來拯救我

。是我把暖春逼成薄冰，是我把日日的寒，印成

三尺冰凍，是我錯過春旅，並非春天遺忘了我。

春之隊伍正長，別錯過了宿頭，一群小枝芽細細的

對我說：「。」

於是找振作起來，繼續努力達成承諾。如果追

求完美的路上必須親嚐苦液，淬練氣魄，必須受傷

，那麼，我不要保有羞恥的潔膚，讓我坦然的接受

刀與刃，以血泊耐我哀心景仰的母親。

境随心轉，這應變將讓我從此不同。

三月，適合緩步。

三月，仍是春天。

。